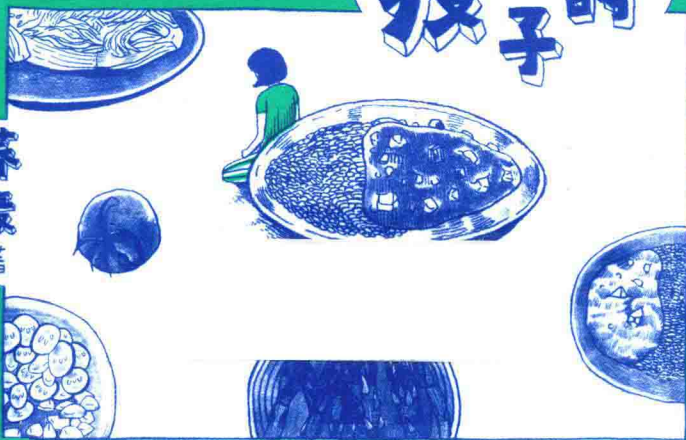


这个世界上的 一切都是 瘦子的

芥菜
若



瘦子的
都是
的一切
这个
世界上

／ 荞麦 · 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瘦子的/乔麦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086-4274-1

I. 这… II. 乔… III. 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 239782 号

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瘦子的

著 者: 乔 麦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插 页: 48

印 张: 5.75

字 数: 14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4274-1/I · 457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02

今年夏天我们住在海底世界

28

悬案

44

便利店

64

好像有鱼出现了

89

普普通通的一天

102

戴面罩煮面条的男人

121

金鱼

139

谁此时没有房屋

152

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瘦子的

161

外一篇：红色复写纸

171

后记：就像眼泪消失于雨水 (Like Tears in Rain)

爱情开始之前，人会期待什么
热恋、伤害、平淡、分离？
无论做足怎样的预期
总有一种感情是还未开始就已悄然落幕。



今年夏天
我们住在
海底世界

毕业三年后，苏砾第一次打电话给我。在36℃的高温下，手机响了好多声我才把它从包里拿出来，汗把手机搞得湿湿的，天热得厉害，太阳晒得我头昏脑胀，甚至刚开始都完全没能听出他的声音。

第一句话依然是没头没脑，遥远得仿佛来自撒哈拉沙漠：“是我。”

沉默半晌之后，他加上：“苏砾。”

就像是在盛夏时浑身黏糊糊的汗液中吞下一块冰，我从头顶到尾骨都颤抖了一下。

三年了，我一直以为他会永远消失不见。但我并没有大惊小怪，只是压低声音，平静地“哦”了一声，仿佛早就知道他会打电话来。

他说他正在来这里的火车上。到本城是为了参加大明的婚礼，还会见到耗子。

以及我。

我完全没有想要见他的意思，但也没有反驳。

关于大明要结婚这件事，我也没有任何观感。虽然在大三某天晚上他似乎喝多了，以至于想亲我，而我默然让开。然后我们继续肩并肩走在路上，友好告别，第二天乐队见面排练时也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我们永远都是这样冷静持重，与神经质的苏砾判若两人。

不知道大明跟谁结婚了。也许还是小鱼。谁知道呢。

毕竟我们已经三年全无联系了。

他问我会不会去参加大明的婚礼，我说不会。他说其实还有一个多星期大明才结婚，我们四个人应该私下先见一面。

我沉默，不作声。他有点儿烦躁，说那么等我到了再说。

电话便这样挂掉了。

等他第二次打电话来，已经是隔一天的晚上。这次声音很兴奋，吵得我耳膜疼：“栗子，快出来！我跟大明和耗子在喝酒呢，赶紧出来！”

我挣扎起来一看时间，凌晨两点。总之他从不会考虑到别人的处境，永远是这样心之所至，自以为是太阳，所有的行星必定

围绕其旋转。我坐在黑暗中想了半晌，摸出一根烟来抽掉，最后还是不情不愿地爬起来，穿好衣服，去烧烤店与他们会合。

推开车门下来，一眼就看到他们三个坐在烧烤店门口，桌子上摆满啤酒瓶，像是败仗归来的战士们，歪七扭八的。第一个看到我的是大明，他抬起手跟我打招呼，而苏砾已经喝得两眼发直。耗子还是默默坐在一边，好像不怎么起劲的样子。

我坐下来，苏砾看到我，一副很惊喜的样子，大叫：“栗子！你怎么现在才来！”

我只是笑，不讲话。大明冲我微微一笑，我也没有看他。

三年前的事情还在那里。就像胃里难以消化的食物，看不见摸不着，但还是在那里。我们每个人都不曾忘记且深深被困扰，或许除了苏砾。我当然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一直避免去看大明。我怕自己会不小心看到他的右手。

他应该只剩三根手指了。中指和无名指，都没有了。

不晓得他会把婚戒戴在哪里？

想到这个问题时，我竟然觉得自己很具幽默感。

苏砾将杯子中的啤酒再次一饮而尽。然后他右手放下一次

性杯子，左手拍着大明的肩膀，对我说：“栗子，你绝对不会想到，你知道大明他现在在哪里工作吗？”

我当然是摇头。

“他竟然跑到海底世界去工作！海底世界。哈哈哈。那里有北极熊，北极狼，北极狐……全是北极来的。当然还有美人鱼。真的美人鱼哦。就是他老婆演的，哈哈，好笑吗？”

当然不好笑。但我还是笑了。我终于看了大明一眼，而他正在以同样的目光深深地看着我。

真没想到大明的落脚处竟然这么超现实。他本该成为一个银行工作人员，有一天或许会靠着他老爸的势力当上某个分行的中层，从此开着宝马5系出没在一些豪华会所里。然而最终他变成了一名海底世界的工作人员，我不敢问他到底在海底世界做什么。事实上，也早就可以想到，大概没有银行会接受一名右手只有三根手指的男人。

命运就这样在他面前分叉了，但他似乎甘之如饴，并未有任何不快。

又是苏砾，像是完全感受不到现在这样奇怪的气场，自顾自地说：“大明说我们可以到海底世界里去住几天，就在水族馆

后面的山上，有几间房子，平时工作人员住的，最近正好很多人都不在……”

大明打断他：“栗子是女孩子，不太方便吧。”

苏砾大叫：“才不会，栗子最大方了。我们三个男人可以住一间，栗子一个人可以住一间……当然如果你觉得晚上寂寞的话，可以随便挑个男人陪你……哈哈……怎样？我们四个人已经好久没有一起玩了。”

耗子一直都没有讲话，此时才转过头对我说：“栗子，一起来吧。我们商量半天了，觉得还是应该喊上你。就大明这家伙，一直不同意。”

好像就是最后一句话让我抬了抬眼皮，我说：“好吧，没关系，我也去吧。”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第二天便是琐碎地请年假，收拾东西。我们约好了，大明带吉他，我带贝司，耗子带上鼓，苏砾说我们说不定还能在海底世界创作出一首歌，如果那样的话，那首歌就会叫《今年夏天我们住在海底世界》，而且我们的乐队也可以顺理成章，从此便叫作“海底世界”，这个名字还挺酷的。苏砾当然是主唱，我们这支

乐队在大二时就组建了，名字一直都没有起，大家隔三岔五以排练的名义在一起鬼混，直到大学毕业我们也没能写出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我那把贝司，在衣橱里躺了三年，我不会告诉他们，这三年里我从来没再摸过它，也从来没再听过任何像样的歌。大家竟然如此天真地觉得可以重现当年的大学时光吗？难道从来没有人想过大明已经不能弹吉他了吗？

奇怪的是，当时大家说到“大明你记得带上吉他”的时候，大明竟然笑得很灿烂地说：“好呀。”没有任何犹豫及迟疑。大家也笑得很欢畅，仿佛通通失忆。连我自己，连我自己，都开始怀疑是否自己的记忆出了问题，或者他的手一直完好无损？我终于忍不住去看他的手，而大明的右手却一直用一种很具技巧的方式微微卷曲着，根本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

然而我不会记错。我记得他的中指与无名指被削去三分之二，血喷射出来，在墙上留下艺术画一样的效果。我当时想喊，却喊不出来，我们该打电话的，然而全部都愣在当场。大概一分钟之后，大明才惨叫一声。

我大声喊：“耗子，快打120。”

然后我冲过去，直接脱下自己的T恤裹过他的手，想帮他止血。我只穿着一件黑色的文胸，完全忘记自己是对着三个男人，我把他的手裹好，抱着他，徒劳地大声喊他的名字：“大明，大明……”他看着我，我记得当时他的眼光，像是绝望到要立刻死在当场。这时我才发现自己正在大哭。

血其实流得并不多。似乎很快就止住了。我的黑色文胸上染了几朵暗红色的花。耗子哆嗦着打电话，手一直在抖，而手机信号也时断时续，毕竟我们的校区当时还在遥远的郊区。120在半小时之后赶来了。但大明的手指没能接上去。

大明当时是这样说的：“我不怪谁，谁都不怪。让我们忘记这件事。整件事。”

我不晓得，他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我甚至不晓得他指的到底是哪件事。

那件文胸一直挂在我的衣橱里。有时候，睡不着的深更半夜，我会拿出来，看了又看，摸一摸上面已经干掉的血迹。

三年里，我几次欲哭，却都没有。

我想是因为，那次我哭得太久了。

从大明躺上120的车子开始，我一路哭到了医院。

第二天，我们傍晚集合之后打车到了海底世界。温度已经到了38℃，海底世界里几乎没有人。虽然海底世界整个儿建在山上，其实比城里要阴凉许多，但人们早就懒得出门，恨不得在空调房里坐成一尊雕像。大明带我们从另外一个门进了工作人员的住处，几间平房，零星落在山下，像大树下落着的几枚果实，像是隐士的居所，供人静静居住以便写出诗歌。背后是山，前面是树，不是富豪，也能享受如此山景。并没有他们三个住一间，而是每个人都住一间。在这个清闲的季节，很多人都借机休假了。饲养员们走不掉，售票员们走不掉，美人鱼每天还是要表演，但很多无关紧要的工作人员，比如宣传科、总务处……好多人都觉得这样的季节他们在这里可有可无，就四散而去。

一个长得干净好看的女孩儿站在那里迎接我们，大明走上去，亲切而自然地搂住她的腰。

哦。新娘子。美人鱼。

苏砾抢先一步向前，伸出手，笑咪咪地喊：“哎呀，嫂子。”

美人鱼简直羞涩了，她用手背掩住嘴，伸出另一只手，象征性地与苏砾握了握。

我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好像大家都没有说，这位美人鱼长得很像当年的小鱼，一样的顺直长发，白皮肤，清淡的五官，好像

用橡皮就可以擦掉。

——反正小鱼也不重要。本来就只有我们四个人，现在还是只有我们四个人。

吃过美人鱼亲手做的晚饭，我们聚在院子中间，点了很多的蚊香。美人鱼自觉地走掉了，说是要回家，家离这里不远，所以也不需要大明送她。大明也并没有送她的意思。

我们四人坐在院子，还能有什么事情可做？啤酒好几箱堆着，简直可以直接喝死在这里。乐器拿出来了，摆在一边，但是没有人玩儿。一直在放Pink Floyd的《Wish You Were Here》。

苏砾讲他回家乡的经历，毕业了，拖着一大堆东西回家，父母托了人，他当了公务员，闲得蛋疼，日子无聊得比白开水还不如，但还能怎样？妞儿泡了不少，公务员里全是傻妞儿，要不就精明得要死，但不管哪种，他都能拿下。有妞儿反过来向他求过婚，他当时竟然笑趴下了，挨了一巴掌。三年过去了，他还是可以用英俊来形容，讲话时他挥动自己修长的手，手好看得过分，像是电影里的钢琴师。

耗子留在本市，小白领一个，人生的主要内容就是受气。领导给他气受，同事也给他气受，谁让他毫不显眼，就是长了一张

特别好欺负的脸？谁不想欺负他，看他渐渐红了脸，又说不出话，就能获得巨大满足感。我们以前不也是，耗子是永远的搞笑话题、酒局调料，我们玩耍了他三年，不停不歇，摧毁他的自信，摧毁他的尊严，甚至培养出了他对这种摧毁的依赖感，后来我们不用自己动手，他便主动出丑。

我也是小白领一个，生活乏善可陈，面目模糊不清。当年的梦想早就灰飞烟灭，谁曾想过我们可能会成为如此平常的人？我们四个凑在一起，总觉得自己是不平常的，经常神气兮兮地走在校园里，像是西天取经的师徒四人，只是到达终点时才发现所谓经书不过就是凡俗的定律。我们都变成了普通人，或许苏砾还在挣扎，然而事实明确摆在眼前：我们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人。挣扎也没有用了。

大明坐在我的左手边，不说话，只是听我们叽叽喳喳地讲，天马行空的，好像我们从未分离过，好像这中间的种种，都是做梦。我们亲密无间，笑得含义未明，我们都变得有城府了，将这幕戏演得多么好，简直像是真的。只有大明，大明微微卷曲的右手，像是这幕戏里唯一的败笔，唯一的破绽，唯一的天机泄露。

我不停地去看，想看到他那两根断掉的指头，却怎么都看不清。不知道是他掩饰得太多，还是我喝得已经有点儿眼花。

然后，在大家为一个并不很好笑的笑话开怀大笑的时候，大明忽然将右手轻轻放到了我的大腿上。我穿着破烂的牛仔裤，他的手正好放在破洞处，在我那裸露的肌肤上，轻轻移动，像是一种试探，又像一种心知肚明的安慰，又好像什么都不是，只是移动。我背后一层层鸡皮疙瘩，觉得他的抚摸有点儿怪异。

当然，少了两根指头的抚摸肯定不一样，他的食指划过之后，大概隔了一点儿的空虚感，跟上的是小指头，轻轻小小地留下一点儿印子。

我的冷汗顺着背后涔涔地流下来。

不晓得是谁在这个时候提议的，我们去看北极熊吧。这么晚了，不知道北极熊自己在干什么？大家都喝得有点醉了，举手赞成。我们一人拎着一只酒瓶，互相勾肩搭背地摇晃过去。大明像中世纪的看门人一样神秘兮兮从腰间掏出一串钥匙，他先打开大门，然后打开北极动物园的门，最靠外面的笼子里住的就是那只镇馆之宝，白色的北极熊，透过晚上的月光，它正默然坐在笼子最里面的角落里，拍打着地面，像是一个怨妇。

“它在干什么？”苏砾轻声问。

“它想离开这里，去找另一只北极熊。”大明冷冷地回答。